

海峡两岸，一对打断骨头
连着筋的同胞兄弟

秋水长天

QIUSHUI
CHANGTIAN

孔立文◎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秋水长天

QIUSHUI
CHANGTIAN

孔立文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水长天 / 孔立文 著 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 , 2016. 1
ISBN 978-7-5060-8939-5

I. ①秋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8178 号

秋水长天

(QIU SHUI CHANG TIAN)

作 者 : 孔立文

责任编辑 : 简以宁 杨 灿

出 版 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 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 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

邮政编码 : 100007

印 刷 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 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: 23

字 数 : 256 千字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60-8939-5

定 价 : 48.00 元

发行电话 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 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, 请拨打电话 : (010) 85924602 85924603

故事就从这个夏日的荷塘说起吧。这也是孟昭忠和孟昭华人生记忆里一个共同的断点。

在孟昭华眼里，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五的那个正午，整个荷塘是凝固着的。荷是凝固的，水是凝固的，就连时间也是凝固了的。只有白色的光，刺目的白光。

在这静止的时光中，一只蝴蝶轻盈地落在孟昭华眼前的花瓣上。粉色花瓣微微轻颤，孟昭华感觉心尖也随之颤了一下。汗水如串珠一般从脸颊上滑落下来。他半蹲在水中，右手紧紧地托着那只老式木质猎枪。

蝴蝶伫立在花瓣上，翅膀硕大，纹理清晰。

“鬼子来了！”孟昭忠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似乎整个荷花荡都听到了。

果不其然，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铺陈而来。透过层层叠叠的荷叶，可见马路上一队军车在尘土弥漫中正向这边疾驶，距离越来越近。越来越近。

突然，马路上传来一声嘎响，随之嘎声一片。孟昭华感觉头发快要竖起来了。这种感觉只是稍作停留，随即便异常清醒。是的，没有恐惧，只有誓死一拼的专注与豪迈。

此刻，眼前的白色蝴蝶正悠闲地轻摇着头顶的两根长须。

没错，是日本人的军车。



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端着枪哇啦哇啦跳下车。他们有的亢奋地笑着，有的叽里咕噜地抱怨，有的阴沉着脸，虽然表情各异，但都做起同一个动作，那就是对着荷塘撒尿。哗哗的声响中掺杂着一股浓浓的尿臊味。

孟昭华不自觉地举起了枪。透过荷叶间的缝隙，他能清晰地看到不远处那些鬼子。有个脸膛寡白长相英俊的小子，还在夸张地抖着刚尿完的下体。

“爆了你的鸟，狗日的鬼子。”孟昭华把枪口直接瞄向了小鬼子那个黑黢黢的东西，食指轻轻预压上了扳机。

“别动！”旁边的孟昭忠低声喝止。两个人中间只隔了三两片荷叶。

孟昭忠打起手语，孟昭华哼了一下鼻子，很不情愿地把枪递了过去。

孟昭忠小心翼翼接过枪，隐伏于荷叶下面。忽然，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起。荷塘的上空仿佛被划了一道口子。

两个年轻人敏捷地钻入水中。

原来，日本兵在下车方便后陆续上了车，但最后上车的那个寡白脸不知为何突然端起机关枪，鬼使神差地朝荷塘这边横扫了一通。刺耳的枪声瞬间响彻天宇。

那个霸道的鬼子射了几个连发，又癫狂地大笑了几声，这才慢悠悠地上了车。

日本人的军车渐行渐远。

茫茫的荷塘重新归于宁静。藏在水里的两个人几乎同时从水里冒了出来。

狗日的鬼子，搞什么名堂？孟昭华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愤愤地说。

孟昭忠没有回应，屏住呼吸向路边凝望。

孟昭华拨开荷叶猛地站起来，孟昭忠显然是不放心，狠劲地拉了他一下。略显清瘦的孟昭华差点坐到水里，他边撑起身子边兴奋地叫

着：“鬼子的车，向南边去了。”

这时，一阵微风吹过浅浅的荷塘，密密匝匝的荷叶发出细细碎响，缕缕荷香弥漫开来。

孟昭华脸色绯红，剑眉蹙起，乌黑发亮的眼睛里透着倔强。

就在荷塘边上，他跟孟昭忠发生了激烈争吵。这在过去是极少有过的。几天前刚过完十七岁生日的他现在俨然成了一个男子汉，白色立领的对襟背心半敞着，胸部肌肉起起伏伏，“为什么跟着我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”

孟昭忠着一身无袖粗布马褂，臂膀紧绷掩不住激动，“我要是不过来，刚才你就跟鬼子撞上了！”

孟昭忠说得没错，如果不是他发现日军车队及时把孟昭华拉进荷花荡，孟昭华极有可能难逃一劫。

“那也不用你管！”孟昭华呼呼地喘着粗气，直挺的鼻梁上闪动着亮晶晶的汗滴。

与其说在跟孟昭忠怄气，不如说在生自己的气，孟昭华对自己刚才在荷塘里的表现很不满意，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会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。尤其是当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孟昭忠拖拽进荷塘，那颗心砰砰狂跳不止，很长时间都静不下来。对于自己的如此胆怯，他总有些不能释怀。最终，他将这些归结于自己没去当兵。

“回去我就当兵，这次谁也甭想拦我。”一说到“当兵”两个字，他眼睛里瞬间就溢出一丝心驰神往的光。

孟昭华是个热情奔放尚未脱开书卷气的小伙子，身上那股热血仿佛时时都在涌动甚至燃烧。凭着读过几天书的年轻气盛，早就嚷着要去当兵报国。对他来说，在国难当头的当下，一个男人如果窝在家里，那简直就是男人之耻。

他认为自己是个有抱负的人，在学校里就怀有以国家和民族兴亡为己任的雄心。一个知识青年怎么可以没有信仰呢？在他看来，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文化的孟昭忠是不可能明白的。当听到老



师讲“抗日铁军”英勇杀敌的故事，他就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。他期盼这一天可是很久了。可这个想法一提出来，就遭到了一家子人的反对。

首先就是孟昭忠。他的意见是如果非要当兵那也是自己去，怎么也轮不上他孟昭华。对于这个小自己两岁的兄弟，孟昭忠一直呵护有加。由于父亲孟广祯过早离世，加之母亲身体孱弱，这些年他早已充当起家里的顶梁柱。

要说当兵，孟昭忠绝对是一块好材料。他十五六岁就已经是村里出了名的好猎手。孟家算得上猎户世家。孟广祯枪法极准，曾单枪匹马打散过狼群。父亲离世那年孟昭忠才八岁，天生的悟性使他与孟昭华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家族的衣钵。

孟昭忠的性格里面，既有普通山民的朴实沉稳，也有年轻猎手的机警睿智。他说话不多，但骨子里透着一股天然的冷峻气息。在他的生命意识里，家庭就是全部，是他作为长子的责任。即使牺牲自己，也不容许家人受到伤害。在这样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，好好活着就算是天赐的福气，至于当兵卫国，他还没想过那么多。他没什么文化，为了讨生活，只上了不到一年的学堂。但是即便再难，他还是让孟昭华和孟昭莲坚持读书。最近这一两个月，村里不断疯传日本鬼子要来了的消息，光抓壮丁的国军就来了好几拨，好在孟昭忠家的地窖足够隐蔽，全都有惊无险地躲过了。老保长孟广德与孟昭忠的父亲既是发小，又是没出五服的本家，很清楚孟家的状况，要不然像孟昭忠这样的小青年，绑都绑到部队上不知多少回了。为了谁去当兵的问题，在山上的小草棚里，两个人不大不小的争论已经发生了好几回。

母亲刘子清更是不能容忍孟昭华的这个想法。

“这辈子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过个太平日子。”这句话差不多快成了刘子清的口头禅。

刘子清是个普通的农家女人，在她看来，当兵就意味着去送死。她不但反对孟昭华去，也反对孟昭忠去。她原本就是个委曲求全的

人，即便离开了山下住了几十年的家，她也乐观地认为，就凭着两个孩子打猎，一家人也完全可以在山里长住下去。这个清晨，当听见孟昭华又嚷着去当兵，刘子清扶着茅草棚的木柱子门，带着几分哭腔说，昭华啊，娘老了，你要非去当兵，怕是再也见不到娘了。

孟昭莲的意见与母亲差不多。家里只要一说到当兵的话题，她就忍不住掉眼泪。孟昭莲的性格一如她的名字温柔娴雅，可能是被家里人宠得太多，农家出身的她天生有一种恬静清纯的气质。她比孟昭华小一岁，已出落成大姑娘了，身材苗条，皮肤白皙，清澈的眸子犹似一泓清水，举手投足散发着山村少女特有的纯净。同样是这个清晨，她倚在门框旁满泪水地说，再不说当兵了好吗，你们要是走了，我和娘怎么办呢？

这一幕恰好被刘子清看在眼里，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冲着孟昭忠说，昭忠啊，这两天你留心着打听打听，看山下的日本兵过得咋样了，村里头安生了没有？

在山上躲避这些天，不断传来日本兵打过来的消息。有人更绘声绘色地说亲眼见着国军一批批地撤退，日本人一批批地进来。孟家庄下一步看来是真的保不住了。每当听到这些不好的讯息，刘子清就会不停地咳嗽。她有轻微的哮喘，平时就见不得风，这一上山明显变得严重了。

娘啊，咱们是要回去了吗？孟昭华语气里明显带了几分欣喜。

这兵荒马乱的，咱们村又挨着马路，回去的话儿还是先不说了吧。只是你妹妹的那个……刘子清眉眼里夹杂着些许悲戚。

看到母亲含糊的样子，孟昭忠突然就想到了她的那个心事。自打躲进山里这十来天时间，刘子清就一直有块心病，到山上的第二天就开始念叨，差不多每天都要自责上几回。

是去取昭莲的平安扣吗？孟昭华率先抢过话头。

果然，刘子清说的正是这个。她表情凝重地说，是啊，那玉坠是你妹妹的宝贝，可不敢弄丢了。如果丢了，哪天我要是走了，都无颜



去见你们的爹。

娘，不就一块玉佩吗，我可不稀罕，可别让我哥去冒这个险。孟昭莲恳切地回应。

傻丫头，那可是你的宝贝，等你出嫁那天，那是要戴在脖子上的，都怪我当时走得急，竟把这个压箱底的东西给落下了。刘子清又开始了自责。

孟昭莲已是一脸羞涩，娘你说什么呢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怎么忽然关心起玉来了。

这有什么难的，我今天就把它给取回来。孟昭华的这句话说得轻松自然。

不着急，我也就一时想起来说说，你们先打听打听山下什么情况，以后再说吧。刘子清眼帘下垂，陷入到沉重的凝思里。

一家子人谁都没想到孟昭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。早饭后孟昭忠匆匆地挑了一担水回来，却发现挂在草屋顶子上的猎枪不见了，放在母亲铺下的一串钥匙也没了踪影。自打上山之后，孟昭忠两兄弟就做了约定，那就是打猎两个人可以一起，但猎枪必须一人一天。而这天猎枪的主人应该是孟昭忠。

孟昭忠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他原本担过水后就准备下山的。孟昭莲的那个平安扣他也是琢磨好几天了。他隐隐地觉得，这个神秘的物件应该蕴含着什么秘密。也许跟孟昭莲的身世有关。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一点上，孟昭忠总有一种不能明说的直觉。

果真没出孟昭忠所料，当他以最快速度赶到孟家庄东山梁子时，孟昭华已经快接近村东口的荷塘。孟昭忠停下脚正准备喘口气，却恍然发现山下的马路上有几辆车子在向南飞奔。虽然距离很远，但车子过处飞扬的尘土还是让孟昭忠机警地捕捉到了。而此时还浑然不觉的孟昭华，正要穿过池塘走向马路。孟昭忠疯也似的往山下狂奔，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，全然忘记了一切。当他连拉带拽把孟昭华拖进荷塘，日军车队上那面红色的如狗皮膏药一样的旗子，仍然一遍一遍地

在他的脑海里闪现。

一场惊险就这样过去了，可孟昭忠却体味不到释然后的轻松。他还为刚才的情形捏把汗。他竭力压着怒火，故作沉稳地对孟昭华说，你不是要取玉坠吗，走吧。

从荷塘穿过大路二三百米就是孟家庄。村子不大，零星散落着几十户人家。可一进到村里，两人都沉默了。这还不到十几天的时间，一个生气满满的村子，如今却是死一般的沉静，甚至变得有些陌生。

为了躲避鬼子随时可能发生的袭扰，个别有点家财的人家早就卷起细软家当逃往南方去了，而贫苦的百姓也差不多全都躲进了山里。败落的村子好似病入膏肓，荒草丛生，残墙断壁，不由得让人心生悲凉。

孟昭忠拉开自家的栅栏大门，不知为什么，满眼的泪水竟簌簌流了下来。

“哥，别哭。”孟昭华轻轻地拍了孟昭忠一下。

孟昭忠把身体转了一下，又是一行泪悄然坠落。

孟昭华没再说话，他也是泪水满脸了。

“孩子，回来了！”是对门邻居孟广祥老人。孟昭忠和孟昭华既惊讶又亲切，赶忙上前问候。孟老汉今年七十三，无儿无女，老伴前年刚过世。当时保长孟广德动员村民上山躲避鬼子，这个孟老汉说什么也不肯去。他倔强地说，你们都走吧，我这把老骨头哪儿都不去，就当留下给咱孟家庄看家护院吧。一边说还一边把拐杖猛力地往地上捣，狗日的鬼子，他们要敢来，看我的铁拐杖不抡死他们，抡死一个我就赚一个。

“鬼子的车队刚过去，现在该没什么事。”这个了无牵挂的老人一脸慈祥，蹒跚着离开了。望着老人孤独远去的背影，孟昭忠心里涌出一丝说不出的凄楚。

孟家正房的大门上还挂着那把老旧的黄铜锁，看来是没有什么人进来过。孟昭华从裤子口袋摸出钥匙，对着已有几分锈迹的锁眼轻轻

秋
水
长
天



一转，门锁啪的一声就被拧开了。孟昭华暗自庆幸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而几乎就在同时，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宁静。孟昭华脸上的微笑瞬间僵住了。

孟家庄的枪声，是一个叫下川浩的日本人放的。前面拿机关枪往荷塘里乱扫一通的，也是这个寡白脸。此人乃日军独立步兵第一一四大队三中队中队长，他在车队开出十几公里后，又莫名其妙带人折了回来。

下川浩过去也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他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班最年少的学生。那是一段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时光。公元一九三八年七月，刚满十九岁的下川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。在毕业典礼上，同学们感伤地开着玩笑，“但愿下次见面，不要在靖国神社。”因为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命令，第二天，他们这批毕业生就要随部队前往中国战场。

得知下川浩要去中国作战，那个一直深爱着他的女人特意从他们的家乡北海道跑来向他告别。

下川浩君，请不要离开我，我害怕分离，害怕等待，害怕流血……这个叫作顺子的女人一遍遍哭诉。

我们用不了一年就会回来的。下川浩信心满怀地说，相信我，皇军战无不胜，我不会有事的。

她满眼的期待，“一年之后……我等你，一年之后，你一定要回来。”

他表现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，“你看着吧，用不了一年，我就



会回到你的身边”。

在那个离别的夜晚，他们深深相拥，倾尽了几乎所有爱的疯狂。

一年，对年轻的下川浩来说是漫长的，但这个漫长的过程他几乎没有时间用大脑去体会。在日军最早的宣传中，占领中国只需要三个月。后来改为六个月，再后来改为一年，且每一次都是信誓旦旦。离开日本之前，这个年轻人天真地相信了那些让人头脑发热的口号。但一闯入中国领地，他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。他没想到中国人的反抗如此顽强。这之后在中国的每一天，他就如同一头被蒙住了眼睛只知道拉磨的驴，完全机械地把生命交给了残酷的现实。

一开始他只在战场上枪杀中国士兵，但后来他开始枪杀战俘，再后来他会无缘无故去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。他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。当“一年”这个充满希望的概念就要结束的时候，一个来自日本的消息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创伤。那个叫作顺子的女人，怀了他的孩子，但因为难产，大人和孩子全都死了。这件事把这小子的希望和精神彻底击垮了。尤为可怕的是，他把这一切责任，全部归罪于中国，归罪于普通中国人。也就从那时候起，这个日本兵的人生逻辑完全混乱，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。

从中国的东北，再到华北，下川浩如同一个不断旋转的陀螺，一转就是五年。他的人生早已失去了方向感。一九四三年十月，日本大本营为了保住其与东南亚军队的联系，酝酿了一个纵贯中国南北的“一号作战计划”。这个后来被日本称作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，光从日本本土及被其侵占的中国东北就调集各兵种部队五十多万人。而下川浩，就是这五十多万日军当中的一个。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，加之战线太长，侵华日军元气大伤，每次交战都要付出沉重代价。此次下川浩之所以这么张狂，是因为当日上午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，他所在的独立大队终于攻下了中国军队严防死守的大湖镇。

虽说大湖镇只是个小镇，但战略位置却很重要。小镇夹在两个山脉之间，拿下大湖镇，再往南就是南北纵深数百里的平缓河谷。

而孟家庄，距离大湖镇西南不过三四十里。按照日军的作战计划，孟家庄是被忽略不计的。因为这个方圆不足四五公里的村子地势平坦，在作战上易攻难守，侦察机及观察分队对这个必经的村落已经做了多次过滤，所有反馈过来的信息都显示此处无任何兵力部署。而下川浩中队这次作为先遣小分队，是趁着拿下大湖镇的余威，继续向南推进打前战的。

此次是下川浩带领先遣队第一次单独行动。离开孟家庄那个荷塘，他的车队已向南走了十几公里，他脑里突然闪过一个莫名的念头，继而又生出一种冲动，那是兽性的冲动。这个念头完全是瞬间产生的，跟军事行动没有一点关系。而这个念头就是杀人，甚至还包括某种欲望的发泄。下川浩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甚至搞得有些激动，但他表面上却故作深沉，“掉头，进刚才的村子，杀个回马枪”。

鬼子的车就这样进了孟家庄。此刻的村庄异常安静，安静得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莫名的恍惚。

下川浩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他对出现这类情况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在中国的这几年，他是从心底里鄙视中国老百姓的，因为日本兵只要进到一个村子，基本上都是如入无人之地。大部分村子都是空空如也，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。

鬼子的车在村口一块废弃的场院停了下来。下川浩狂傲地走到队列前面，目光犀利地向下面环视。作为刚上任不久的中队长，他的手下也就一百多号人，可他自恃科班出身，早就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。他明目张胆地讲，除了封控警戒的人员，其余的以班为单位，挨家挨户实施抢掠。正当他兴致勃勃哇啦哇啦训话，远处却传来声嘶力竭的叫喊声，“鬼子来了……鬼子来了……”

当着全部鬼子的面，下川浩拿起机关枪朝着声音的方向就是一阵扫射，一边射击还一边凶残地尖叫，“凡是阻挡皇军的，格杀勿论！”

天上的太阳还是明晃晃的，可孟家庄已然笼罩在一片恐怖的阴霾中。



在这之前，孟家庄要过鬼子兵的消息已经疯传了很多天，保长孟广德更是逐门逐户动员村民上山，可不少村民仍是不见行动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孟广德干脆把孟家的族谱搬了出来，说哪个当家人要是让家里的人遭了难，那绝对是要记上一笔的。孟家庄姓孟的人家居多，全村百分之九十都姓孟，即使其他姓氏，也跟孟姓人家有着扯不断的渊源。这一招果然奏效。村民们纷纷到祖坟上祭拜，之后男女老少推着车子，担着担子，赶着猪羊，来来回回跑了几趟，终于在离家十里的大山深处安了另外一个所谓的家。当然，也有像孟广祥那样怎么说都不走的。还有一些胆大的村民在山里躲上几天就下山一趟，有的是为了打探风声，有的则是回家里取一些未带全的东西，更有的不管有事没事就跑回去转上一圈。他们发现鬼子的车队光在路上跑，几乎很少进村，一来二去也没见出什么事，回家的次数也就多起来，甚至有人干脆就回来住上了。用他们的话说，拖家带口的整天在山里耗着，太折磨人了，管他妈的鬼子不鬼子，大不了拼上一条命。

那个喊“鬼子来了”的，就是这样留下来的。他的声音持续了很久，直到追杀他的鬼子枪声密集地将其淹没。

就是这个声音，救了孟家兄弟，也救了孟家庄的不少人。

家门是进不成了。伴着零星的枪声和叫喊声，孟昭忠拉着孟昭华火速下了地窖。

孟昭忠家的地窖原本在院子西南角，过去是夏季里存放兽皮的地方。一家人上山之前，把不少家当就放在地窖里了。现在这个地窖有两个出口，一个是老的地窖口，另一个是不久前才挖的，在牛圈的石槽子下面。老的地窖口在院墙东南角，上面压了石板，还堆了稻草。在西厢房灶台大铁锅的下面，有一个通气口。在跑进山的前两天，孟昭忠对这个地窖进行了改装，现在里面的布局俨然成了一个小型地道。地窖有四五十个平方，中间留了过道，两边放了三个柜子、两个箱子，角落里堆放了几袋稻米，还有铁铧犁、锄头、纺花车、织布机、泡菜坛子、筐箩、鞭炮等一时还用不上的物件。地窖的墙边挂了

几串熏腊肉和干辣子。

两个人是从牛圈的石槽子下到地窖的。石槽子的口小，但两个人身手敏捷，基本没费什么周折。地窖两个入口下面都有竹梯。石槽一合上，地窖里一片漆黑。过了片刻之后，两人几乎同时看到了一丝微光。年轻人的心也变得敞亮了许多。光是从西厢房的通气口透过来的。

地窖内空气有些潮湿，听不到枪声，只有死一样的沉寂。孟昭华坐在木箱子上，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全身已经湿透了。孟昭忠下来之后就没闲着，翻翻这里动动那里，他先是摸出了一盏煤油灯，然后又神奇地找出了两块打火石。只见他轻轻地划了几下，打火石溅出的火花就把油灯点燃了。

煤油灯的光从来没有这么闪亮过，整个地窖一下子就变得鲜活起来。

光不会透出去吧？孟昭华问。

不会，外面比里面亮多了。孟昭忠一边笃定地说，一边朝两个出口处张望。

其实刚才的油灯不过只是一瞬间的明亮，是那种在黑暗中猛然划过眼帘的一丝光芒。等一切都平静了，油灯小小的火苗随即变弱，一跳一跳地绽放着昏黄无力的火花。

孟昭华怅然地立在那儿，表情木木地望着油灯发呆。

孟昭忠则顾自在那边挪动箱子。这两个暗红色樟木箱子是孟家存放最值钱东西的所在，也是刘子清曾经几次讲过的，这是她结婚时娘家陪嫁过来最贵重的物品。

把钥匙给我。孟昭忠轻声地说。

孟昭华这才走出迷茫，情绪也瞬间变得激跃起来，“就是，被狗日的鬼子搞的，差点忘了正事”。

打开箱子，里面并没有太多东西。两层大红色的丝绸棉被几乎就把它挤满了。对于这两床丝绸棉被，刘子清早就讲过，那是给孟昭莲做嫁妆的。



孟昭忠小心地翻开最上层的被子，蓦然发现在下层那个被子上面，静静地铺着一块粗棉布面的襁褓。襁褓叠得整整齐齐，四根系带打着交叉，也是规规矩矩，无形中便显出几分庄重来。小襁褓淡蓝色的布面上，绣了几株亭亭玉立的莲花，另有几片荷叶衬着，显得栩栩如生，煞是精美。

孟昭忠小心翼翼地把襁褓展开，一枚打着红色绳结的平安扣就静静地躺在那儿。只是，在乳白色的平安扣旁边，还有一张对折了的便笺纸。那枚平安扣项坠温润光洁，晶莹剔透，像一枚小小的圆月亮，在油灯的掩映下透着几分灵气。

两个人面面相觑，显然眼前的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不曾见过的。

孟昭忠首先拿起那张便笺。果然，上面有字：“小女莲儿生于民国十七年七月初五，叩谢大恩。”没有落款。翻过来倒过去，再没有其他字迹。不过，在这个乍一看像是从本子上扯下来的便笺上，能隐约看到斑斑水渍。

这个熟悉的数字让孟昭忠一下子就有了某种顿悟，很多年前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。

孟昭华怀着巨大好奇扯过那张怪异的纸片。顷刻间，有一种异样的惊诧出现在脸上。

“七月初五，这不是昭莲的生日吗……怎么会写在纸上？”孟昭华的情绪突然爆发，“这是谁写的，这到底在说谁？”

“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？一定是别人的东西，不可能是昭莲的。”孟昭华近乎歇斯底里但又不得不压抑地嚷道。

孟昭忠不回话，脸上写满了冷静与释然。他轻轻地取过那枚平安扣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细心端详起来。这枚平安扣吊坠手感湿润，莹泽饱满，玉质十分细腻，他看到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它。不过，这枚玉坠除了雕工精致，外观上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。然后就是那件襁褓，他更是察看揣摸了很久，同样没再发现什么异常。

孟昭华则如着了心魔一样，先是把这三样东西琢磨半天，然后又